



北间島

韓明泉著

冰蔚譯

4462

北 間 島

韓 明 泉 著

冰 蔚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한 명 천
북 간 도

本書根据作者的改写手稿譯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184 字数 88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4 插图 2

1969年3月北京第1版 196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4) 0.44 元

統一書号: 10019·1184

定 价: 0.44 元

序 詩

久远的往昔，
德甫的爷爷，身背一个包裹，
走过会宁，涉过图們江，
来到北間島^①
在海兰江畔^②种植白楊，开垦土地。

关北，
險峻的山巒象起伏的波涛，
从白头山遙遙伸向东南，
陡削的摩天岭^③，
一条向东，一条向西，
直搗东海^④和黄海。

甲山，长津，
气势磅礴的高原啊，
几千年来，

① 即現在东北的延边。

② 在延边。

③ 朝鲜摩天岭以北咸鏡南、北道地区。

④ 指朝鲜的东海。

你肩負着血迹斑斑的历史，直到今天。

啊，关北的群山！

你們知道，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是多么淳朴，多么正直，多么雄伟！

每天深夜

越过六鎮^①六十八个关卡

出生入死，走向北間島……

啊，多么值得驕傲，

他們是那样刚强，又是那样可歌可泣！

从什么时候起，茂山岭被叫做了“叹息岭”

从什么时候起，車轆岭被叫做了“血泪峰”？

关北的群山啊！

你們知道，

很久很久以前

这里的两班^②——

有錢有势的土班、乡族和乡員，

还有那統治乡里的座首、別監和风宪^③，

在漫长的岁月中

① 指原在朝鮮咸鏡北道庆源、庆兴、庆宁、穩城、咸鏡和会宁的六个鎮。

② 封建李朝的貴族階級。

③ 座首、別監和风宪都是李朝的地方官职。

是怎样踐踏和逼死忠厚的老百姓，
是怎样凶殘地榨尽民脂民膏！

山啊！
你們知道，
那无数奴隶，
是怎样被他們夺去了土地？
吸血鬼們，
是怎样以“納貢”为名，
闖进每戶人家，
翻箱倒箧，恣意掠夺民財？

山啊！
你們知道，
每天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
被抓进乡衙大厅？
光天化日之下，
寬敞的院落里杖声噼啪，
从那里抛出的人
个个奄奄一息，怨声震天！

关北的群山啊！
你們还记得吧，
哲宗十三年^①，

① 一八六二年。

为反抗官宪残酷压榨，
那“三南民乱”，象滔天巨浪冲击着关北！

“拿起家伙，干吧！”

人们的吼声
爆发自各个村落。
捕校的包围森严无隙，
突然，
闪电般冲出一个勇士！

赤手空拳的青年，
怎抵得手执枪刀的官宪？
只好在一天深夜，
携着妻子的手，
背着包裹，
渡过图们江，
登上戎狄岭，
了望东盛涌荒原。

就在这海兰江边，
种植了白杨，
开垦了土地。

他诅咒着祖国的官宪，
痛恨着世界，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終于把德甫的爹——生在异国天空下的独子，
留在間島荒原。

尸骨埋在异国的青山，
轉瞬四十多年……

啊，关北的群山！
百年来的北間島，只有你們才是見證！
图們江啊，海兰江啊！
百年来的北間島，只有你們才是見證！

光阴在險惡的道路上流逝，
父亲已經离世二十年；
日本鬼子万惡的魔爪
蹂躪着朝鮮，
伸进了中国的东北。

鬼子在龙井設立領事館，
又在各地設立分館，
屠杀了大批的爱国志士，
慘杀了无数善良的老百姓。

儿子，住在汪清县百草沟，
心中一团烈火在燃燒，
父亲千古之仇

一定要报，一定要报！

天生的性格，
跟父亲一模一样，
发誓要把雄鹰似的心
变成利刃，刺透敌人，
让胜利的旗帜
飘扬在日夜怀念的祖国土地上！

每天深夜，
青年志士们汇集在茅屋里，
计议怎样袭击领事馆。

谁知消息走漏了，
一个黄昏，
三十多个青年
壮烈牺牲在二河江畔。

年青的宝彩，
背着顺伊，抱着不懂事的德甫，
跟着痛哭失声的老乡，
来到江边，
呼天抢地，昏倒在丈夫的尸体前。

怀着一颗碎裂的心，
她跟随表亲

来到江原道的一个山村，生活了整整十五年。

一年春天，德甫十九岁，
妈妈把兄妹俩唤到枕边：
“你们要继承父亲的遗志！”
说完这句话
就离开了她所痛恨的世界。

啊，北间岛，一百年！
苦难的岁月，漫长的岁月，
在那块土地上，
爷爷怀着仇恨死去，
在那块土地上，
父亲也怀着仇恨死去！

可是，这种日子不会长，
北间岛处处在战斗，
听，越过长白山
飞来了胜利的号声！

第 一 章

—

你，
生活在人們最痛恨的日子中的北間島！

你知道，
老百姓，在世代相传的肥沃土地上，
活不下去，被赶了出来，
背着一只破瓢，离开心爱的祖国。
老大爷，老大娘，儿子，儿媳，孙儿，
跨过千山万水，餓着肚子，
走向北間島。
每一趟列車，
載着无数受难的人，
馳过图們江的大桥。

啊，你，
生活在人們最痛恨的日子中的北間島！
你知道，
那是穿得比稻草人还襤褸的身軀，

那是激动地痛哭着的胸膛，
那些包裹，是生活在颠沛流离中的包裹！

大雪纷飞，
蒙古风在呼啸，
异国的夜，凄凉的車站和街道！
但是，寒冷和黑夜，
凌辱、驅逐和威脅，
現在，再也不能主宰人們的命运。

夜深了，
一个青年，
在朦朧的月光下，遙望长白山。
尽管他衣不遮体，
但他那高大的身軀，
眉宇間逼人的銳气，
无論如何也掩飾不住他的坚强性格。

异国的夜路，
更加凄凉，更加深沉，
明月沟的每条胡同
躺在敌人刺耳的歌声中。

后街中国人开的旅館里，
寒冷的灯光在颤抖，
那里住着一个含恨的旅人，

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月光朦胧，
黑夜冰冷，
蓝色的月光带着寒气照在脸上，
金德甫站在那里，象威风凛凛的路丞^①。

“狗东西們，
是想活活把人餓死！
兴洙，
又冷又餓，
怎能挨过这一夜？！
班长那个家伙，
說是去买糕，
我看一定是喝醉了，
要是能够一拳結果所有鬼子的性命。……”

“別說廢話，
能过图們江已經不錯，
現在可不能蛮干。
順伊，冷不？”

“不要紧，反正我們胸有成竹！
哥哥，你看，

① 朝鮮古代路标上刻有文武官員面孔，叫做路丞。

那边隐约看到的

可是长白山？”

“是啊，

大概是长白山！”

渡过图们江的秘密，

不能泄漏给别人；

但是，其余的许多人，

却不知道已经受了敌人的欺騙，

捧着饿痛的肚子

痛苦地挨过这个严寒的夜晚。

天亮了！

“全都上车！”

狗东西们

满嘴酒臭，嗥叫着。

人们象被驱赶着的羊群

在黎明前走上了山路，

转过一个山坡又是一个山坡，

穿过一片密林又是一片密林，

卡车向着漫无人烟的山林不停地飞奔了几百里。

二

这里是悬崖下的峡谷，

篝火溶化着冻僵了的大地，
大人，孩子，背着，顶着，
背肿了肩膀，顶弯了颈子。

只要狠毒的眼睛一眨，随时都会受到迫害，
但是人们不得不說：
“崔警长，发发慈悲吧，
对牛馬也不能这样啊，
天黑，路滑，
明天再干吧！”

“渾蛋！
叫你們干，就得干，
乱吵什么，
难道你們想給武装共匪捉走？”

“捉走？
哈哈，
他們会捉我們，
捉我們这些不幸的人？
难道他們沒有人可捉了？”

“住口！”
白色的刀把，
随着怒吼，
落到背上，弯了。